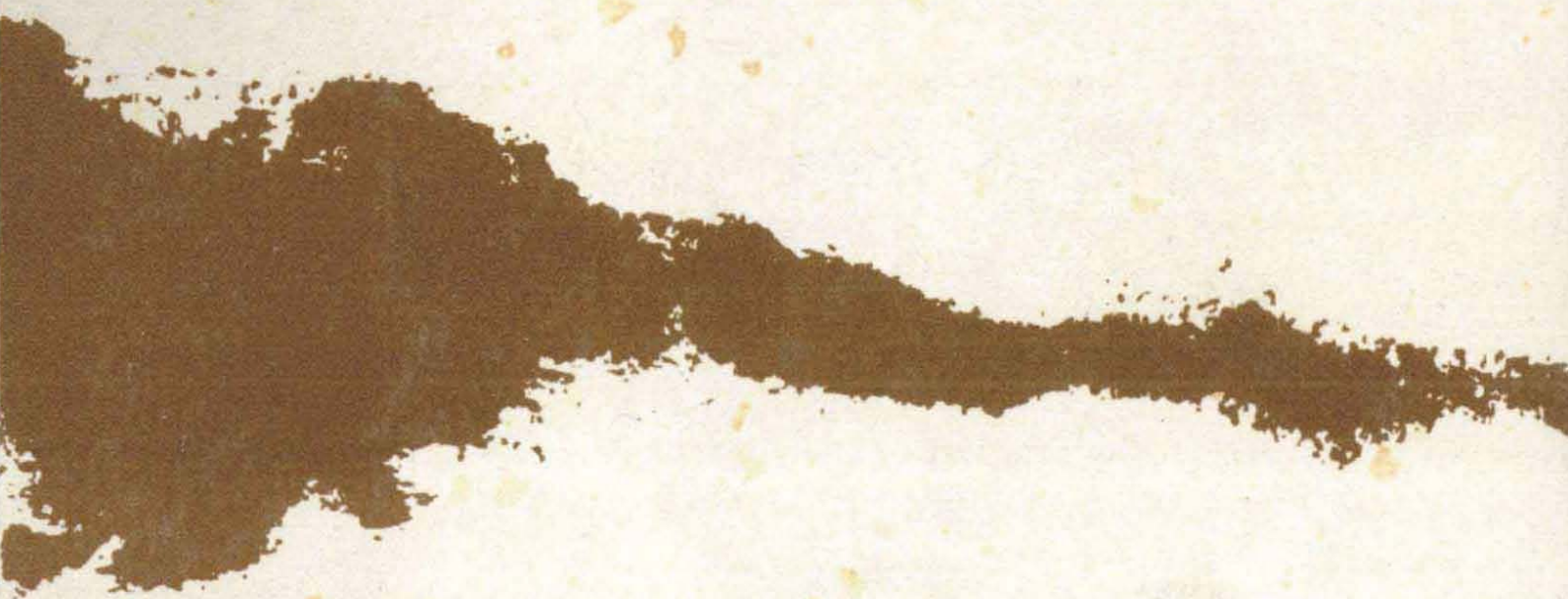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拾螺记

汪兴隆◎著

拾螺记

汪兴隆◎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拾螺记/汪兴隆 著.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227-04237-2

I. 拾… II. 汪… III. 汪兴隆—回忆录 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7664号

拾螺记

汪兴隆 著

责任编辑 杨敏媛

封面设计 彼岸花

责任印制 石 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世纪信通安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30千
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237-2/I·1131
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记得儿时骑竹马

怪癖的祖父 //003

寂寞的父亲 //007

母亲是童养媳 //011

天·九·斧三把车 //015

儿 歌 //019

偏 方 //022

死得做官的爹,死不得讨饭的娘 //026

叉 鱼 //029

野 猪 //032

遭遇老虎 //035

风吹鸡蛋壳 //039

武 功 //041

外甥欺负舅舅 //045

老 屋 //049

兴昌大哥 //052

远 游 //057

耕读偶记

我的私塾先生 //063

贵 生 //068

清明祭扫 //072

行桥小学 //074

壮 丁 //079

日本鬼子窜扰 //083

一个残酷的笑话 //086

穷年乱世活命难 //089

耘 禾 //094

鼻尿管菊轩 //098

夜半大火 //101

起新房 //105

谋出路 //109

二道贩子 //112

漫长的路途 //115

乏善可陈的农校生活 //121

文化教员

- 百发叔 //127
各人头上一块天 //131
剿 匪 //134
大生产运动 //138
土改斗争 //142
部队生活速记 //147
老班长邝习水 //153
刘教员 //156
学文化 //159
桂花桥畔 //164
堂 姐 //166
转业还家 //169

最好的时光

- 回家后的新打算 //177
终身大事 //181
一个恐怖的故事 //187
阿 莲 //189
三面红旗 //192
健康糕 //197

秋溪中学点滴 //200

吴健民 //207

徐景庸 //212

支 农 //215

口里没味,来个现场会 //218

风 波 //221

身不由己

香花毒草 //227

红旗战斗队 //231

“四 旧”//234

游 街 //237

差一点成了土匪 //241

看守瓜园 //244

苦大仇深 //247

邓文征 //252

贫宣队 工宣队 //257

株 连 //260

家 业 //265

母亲去世了 //270

老来福

种 养 //275

老伴的劫数 //282

临川一中 //287

岳 母 //291

老打工仔 //296

老岳母去世了 //301

乐乐幼儿园 //304

发财记 //3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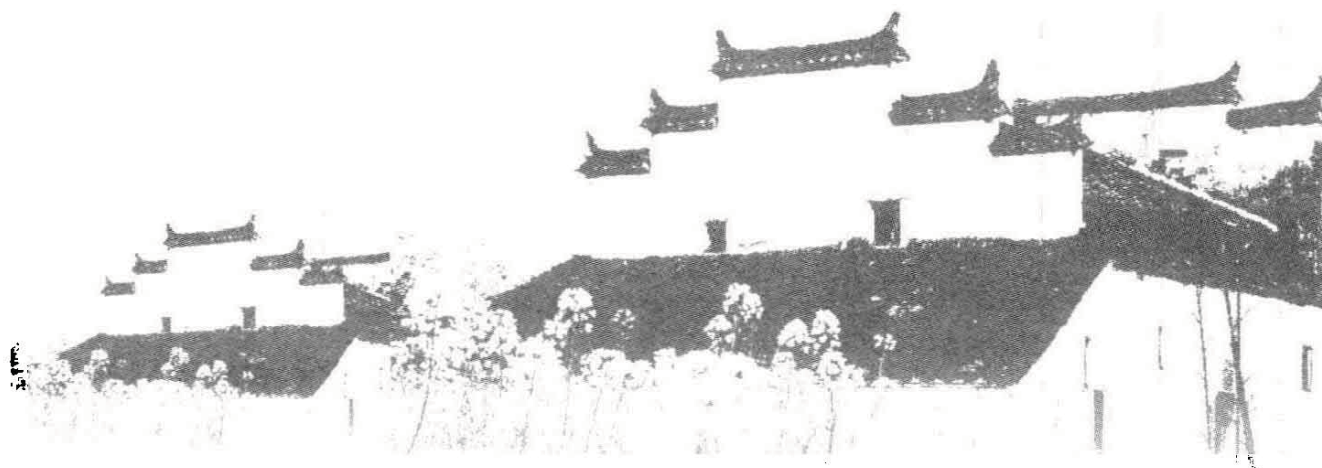
菜 园 //313

老棺材 //316

最快乐的事 //319

后记 //323

晓华



JiDe ErShi QiZhuMa

记得儿时骑竹马



怪癖的祖父

我家世居江西临川的乌顿汪村^①。

族谱记载,大约隋唐五代时,先祖由安徽歙县,经婺源迁居此地,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。乌顿汪村是一处山峦围合的弹丸小盆地,山水清秀,物产饶益。村庄鼎盛时期,曾哺育生民数以千计,后来渐渐衰落下去,到我记事时起,整个村落人丁已不足百。

我没有见过祖父。听我父亲说,祖父、太祖父三代单传,祖父脾气怪异,祖母生下我父亲,几年之后便被祖父赶走了。祖父认为,孩子不要多,有一个传后即可。他靠一己之力将我父亲拉扯大。

祖母许氏被赶出汪家后,嫁至邻县南城乡下一个名叫伏牛的村子,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,叫进宝。进宝长大后,在南城的盱江上撑船谋生。站在汪家村南面的山脊上,可以看见南边流过的盱江。盱江流过南城、南丰、广昌等县,向下游渐次注入汝水、抚河、赣江,最后汇入鄱阳湖,通过长江入海。

^①乌顿汪村位于临川县东南边缘,与南城县接壤,属彭田乡管辖。周围有陈坊、黄甲科、曾家园等村庄。

小时我见过这个同母异父的叔叔，他曾来过汪家，看望他从未谋面的哥嫂。那时他二十几岁，还未成家，他对我说：“下次来汪家，给你买小飞机玩。”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，只记得母亲叫我喊他“叔叔”。没过多久进宝叔突然生病去世了。父亲听到弟弟生病去世的消息，心里很悲伤，跑去伏牛村，为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料理后事。

我没有见过祖母，只听父亲说过她老来可怜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祖母伏牛乡下的婆家家境贫寒，丈夫在她生下进宝不久就去世了，她老来孤苦伶仃，四壁肃然。后来祖母也去世了，父亲再一次跑去伏牛乡下，为祖母料理后事，并将她的灵柩从伏牛抬到汪家的祖坟山上安葬。

祖父性格特别，讨厌本村人，他说：“死了也不葬在汪家的祖坟山上。”他生前给父亲交代，他去世后，要葬在莲花岗南面的山坡上。莲花岗在汪家村的西南面，是西侧面前山的中峰，属南城地界，道路很不方便。听说那里风水好，有不少外县异乡人死后都葬在那里。清明扫墓时，我曾看到那里古墓累累，在向阳的山坡上，新坟旧坟整齐排列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个个大馒头。

祖父的坟墓在向阳山坡的东侧，坟头未立墓碑，只放了一块大白石头为记。坟墓正前方，对着南城县北门的万年桥，万年桥东面的山上，有一座古塔。清明扫墓时，如遇晴天，我和父兄站在坟前，可以清楚地看见那座古塔的影子。

母亲回忆起祖父的时候，也认为他性格特别。“农忙时，他很少去田间劳动。他养了几只母鸡消遣，每天在家中守着母鸡下蛋，有时他会饶有兴趣地说：‘如果不守住母鸡下蛋，家里大黄狗就会去偷蛋吃。’”父亲对此从不多说什么，大概

因为祖父年岁已高，父亲以为做儿子的应该让他在家享受一点清闲罢了。不过祖父有个嗜好，那就是喜欢喝烧酒，每年家里都要为他用稻谷酿制一缸烧酒。那酒的度数很高，可以点着火，所以叫烧酒。农忙时祖父看到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时，也会去田间帮助收割稻谷。他去田间劳动，大热天也从来不带茶水，只用小酒壶装一壶烧酒，放在田头草丛里，口渴了，便去喝上一口，这样就解了渴。我父亲不喝酒，他说“烧酒麻麻辣辣，叫人难以下咽”。我也不喝酒，感觉喝酒就像喝防治中暑的“十滴水”那样难受。

有一年春天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天花水暖。晚上，父亲举着火篮，火篮内烧着松明柴，身背松明柴篓、鱼篓，手拿鱼叉，去田间小溪叉鱼。那时村庄面前的荒唐水堰小溪里，鱼很多，不一会儿他就叉回来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鲶鱼。

“春鲶夏鲤，秋鳊冬鳊”，这是吃鱼人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当祖父见到父亲鱼篓里的大鲶鱼时，十分高兴，马上亲自动手，熟练地把鲶鱼煎好，再配以料酒、红辣椒、香葱以及黄姜丝等佐料，确也香气诱人。祖父的酒瘾上来了，兴致勃勃去烧酒缸边打烧酒，可是缸内空空，怎么办？深更半夜，他叫父亲点着灯笼，去西坑村酿制烧酒的酒坊打烧酒。我母亲上前劝说：“深更半夜独自一人，打着灯笼，要走两三里的山路，有豺狗野兽，不如等天亮了再去买也不迟。”祖父打断母亲的话：“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，活跳新鲜的大鲶鱼，味道好，等到天明，鲶鱼就变味了。”父亲没有半句怨言，立即点着灯笼，去西坑村买酒。

祖父生前一句话，父亲一直记着：等百年过后，一定把他葬在莲花岗南面山坡上。一句话，说出来简单，要做起来，可不是那么容易。莲花岗距离汪家村七八里路，山丘起伏，

道路崎岖,而且全是蛮荒的羊肠小道。祖父去世后,父亲不得不请人花去五六天时间,修整那条山坡老路,把小道两旁的杂树乱柴披除干净,然后请了八位“神仙”,抬了灵柩,清晨出发,越过徐岭亭(徐岭亭是临川县与南城县辖地的界亭),再向右拐,一路沿着樵夫小道,翻过三道山梁,再穿过两个坑垄,从清早一直忙到傍晚,才把祖父安葬好。八位“神仙”个个累得脸色发青,但个个都夸赞父亲,竖起大拇指说:“朝成大哥的确是一位孝子,值得乡人学习!”

解放前,我曾几次跟随父兄前去为祖父扫墓。

解放后,有一年清明节我曾邀二哥前去为祖父扫墓,后来因工作繁忙,就再没有去过。

听南城人说,莲花岗那一带,已经办起了林场,栽上了很多杉树,现在,那里什么坟墓都看不到了。

寂寞的父亲

父亲大号朝成，因为他出生在南城伏牛村旁边的潮音洞里，所以叫朝成。

伏牛村距离汪家村有十五六里，盱江从村庄旁边流过。潮音洞在伏牛村附近靠近河滨的一座小山丘上，那里有几块突兀的丹霞巨石，巨石天然构成一座寺庙，寺庙的殿堂，就设在一座中空的大石洞内。

潮音洞古庙门上曾有过一副对联：

上联：神庙朝朝朝朝朝朝应

下联：港水长长长长长长流

横批：有求必应

因为风水好，解放前，这座寺庙香火一直很旺。

父亲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偏僻的古庙呢？我也不明其因，大概是他正赶上兵荒马乱时期的缘故。

2005年，我带两个孩子去看过潮音洞。潮音洞前，古庙的山门早已没有了，小丘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灌木杂草。那个巨大的石洞还在，洞内还有不少被打碎的泥胎菩萨。据说，政府正在盱江上游修建水库，等水库蓄满水，整个潮音洞都要淹没到水底下了。

父亲一生坎坷,没有离开过汪家村。汪家村地方虽好,可是同族人大都是胸襟狭窄的势利小人。

父亲虽无兄弟,但少年时,他曾跟随姑父的戏班子混了一段时间,向姑父学了几手防身的武功,还识得一些民间的中草药,所以也无人敢来欺负他。年轻时当过长工,帮本村文丁家干活。文丁家不仅农活多,琐事也不少。父亲便一天到晚忙个不停,而且东家待长工异常刻薄,天天吃的都是剩饭残菜汤,实在忍受不了,父亲一气之下辞工不干了。临走时,他系在腰间的一条旧围布也被东家夺走了。

父亲回到家中,垦荒种田,自食其力,在面前山边的坑垄里开出了几亩旱涝不保的薄田。

中年之后,父亲开始吃斋念佛,行善积德,先是吃“三官斋”,每逢阴历正月初一至十五、七月初一至十五、十月初一至十五这一段时间一定吃素,后来更改吃长斋。

父亲一天书院门也没有进过,不会写字,但是能认字,冬闲时,他就赶去十五里外行桥镇宝林山上的宝林寺里,向国兴和尚请教,慢慢地,认得了几千个字。《心经》他背得滚瓜烂熟,还会念《金刚经》《往生经》等。只是他性情一直暴躁,怨恨贪官污吏当道,鱼肉乡民,有时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,他就会骂老蒋是草寇,守不住天下,骂乡保长骂得最厉害,指责乡保长是吸血鬼,作恶多端,绝不会有好下场。那时,由于社会混乱,兵匪残害百姓,农民苦不堪言,因此他衰老得很快,老来患病也不求医,常说“生就捱,死就埋”,最后,他只活到六十三岁。

父亲一生勤劳善良,生活简朴,性格寂寞,吃苦受气到死。除了京戏之外,他没有什么爱好,平时在田间劳动,感

到寂寞时,便自娱自乐,唱上几段《秦琼卖马》《淮河营》之类,有时,会带我们去三里路远的邻村陈坊村看京戏。每当我们走到陈坊村口时,听到锣鼓琴声响,父亲就知道今晚在做什么戏。冬闲的晚上,父亲心情好,会教我们三兄弟练武功,首先教“坐桩”,三兄弟一起练,还教了几下“余家功夫”“岳家功夫”的套拳。我没有坚持下来,现在只记得当时练过的“骑马桩”和“圆手”。冬天晚上,开练的话,至少要练一炷香的时间,大约有一小时那么久。我兄弟三人,只有大哥学到了几下关键的拳法,可对付一两个人,我和二哥是练假的,手上灌不上劲。

有一年正月,彭田镇上派人来汪家,请父亲他们去金溪县石门村抢京戏班子。正月的时候,各个乡镇都要做戏,戏班子生意极忙,大家因为争抢戏班子,常常闹出纠纷。那一回,京戏班子的武生不让我父亲抢他们的行头,几个人对打起来,结果两个武生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回来后,父亲对我们说:“京戏班的武生,会玩几下功夫,那是演戏时的花架子,他们根本不会打架。”

我读书时,父亲一直教育我,说:“为人要正直,善良,要多做好事、善事,要积德,即使得势,也不要盛气凌人。将来万一没有去处,就回家,守住坑垄里的几亩梯田,讨个老实人家的女孩为妻,做豆腐,养母猪,过自食其力的生活。”

我是家中老小,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留在身边,但是,我从读书识字时开始,就一直想离开汪家这个小山村。十四岁那年,在我出外学徒的打算落空之后,父亲与我姨外婆、舅舅、姑父等人商量,打算为我张罗对象,他们认为,趁早为我找好老婆,可以把我乖乖地拴在家里。我对找对象心里恐